

## · 總編視角 ·

## 主持人語：

也許是職業特有的敏銳與執著，耀銘兄對傳播史上的多次媒介革命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先後在敝刊發表了《“媒介融合”：學術期刊轉型發展的新趨勢》(2017)、《數字人文的價值與悖論》(2019)等長文，對我國學術期刊在融合發展中出現的新趨勢，以及新技術對人文學術研究具有的深遠影響作出準確預判。本期，耀銘兄又為讀者奉獻了“媒介系列”的新作《印刷媒介的建構與影響》，深入梳理並研究了對人類文明進程有過重要影響的印刷媒介建構，實屬難得。

印刷媒介是通過印刷複製手段在紙張上進行文字信息的傳播，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中國是印刷術發明的故鄉，印刷文化歷史源遠流長。雕版印刷“肇自隋時”，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的歷史。宋仁宗慶歷年間，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成為後世採用和改進活字印刷術的源頭。而德國古登堡則是活字印刷術的革新家和集大成者。關於歐洲活字印刷術的誕生，學界眾說紛紜，後者是否受到中國印刷術的影響尚存爭議。張文認同用“古登堡活字印刷術”加以概括，以突出古登堡發明的獨特性、系統性、先進性和時代性。“古登堡活字印刷術”在歐洲傳播、改進、發展的歷程中，確立了一種“新的尺度”。印刷媒介建構了信息或知識載體的多元化、分工的專業化、印刷的標準化、知識產權化和傳播大眾化，某種程度上促進了近代社會管理的制度化和規範化。印刷媒介的不斷變化與進步，使人類跨入了以印刷文本為基礎的“印刷時代”，成為文藝復興的新興媒介、宗教改革的宣傳武器、教育變革的重要推手、科學革命的強大杠杆，使各個民族差異性逐漸減少，造就了一個印刷文明時代，具有了世界性、普遍性的意義。

當前，“印刷媒介”正處於承前啓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進入 21 世紀以來，由於逐漸受到數字技術革命的強力衝擊，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新的歷史性變革——一個全新的顛覆性數字時代正在向我們走來。我們需要在這新舊媒介危機與變革交替之際主動擁抱新技術、迎接新挑戰。這也是張文在研究、總結“印刷媒介”中給我們帶來的啓示。

本期杜敏的大作《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學術期刊融合發展新引擎》，探討的正是當前期刊界所特別關注的話題——出版業不斷數字化並逐步智能化背景下，知識服務何以成為包括期刊業在內融合發展的新趨勢和發力點。

數字技術不僅使傳統媒介進行了技術上的升級改造、業態上的融合與互動，同時帶來出版業系列性的深刻變革，且這一進程隨中國數字經濟的全面推進與深化而在不斷提速與提質。數字出版不僅成為國家着力打造的出版新業態，也是出版業主動回應國家高質量發展的新作為。在這一過程中，出版知識服務的服務屬性與價值不僅從隱到顯被再度凸現出來，而且成為新時代出版業態融合轉型、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以及數字出版的出發點與目的。作者探討了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的必然性、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的多種困難、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的路徑選擇，提出要充分認識知識服務是以用戶為導向、多主體參與，為用戶提供公共性、特定性的知識需求以及高附加值、高層次、個性化的服務。同時，這一服務是基於數字平台而進行的，可實現知識的採集、組織、存儲、檢索並提供多種知識源、知識工具、交互工具和多樣化的服務手段。另外，要明晰並把握自己期刊是處於出版數字化階段，還是數字化出版階段，加大技術投入與知識資源開發，探尋適合自己期刊的可持續發展路徑，加緊技術人才的培養，變革業務組織形式，實現跨越式發展。杜文或可為不同編輯部如何在數字時代進行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提供一種參考思路。（劉澤生）